

周末一日游,去高淳伯爵家庭农场,偶遇场长葛洪涛。得知他的第一身份是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的辅导员,有些好奇,葛老师实在:傻啊,我是卖房创业,网上那个“中国10大败家投资”排第一的傻,哈哈。

舒适的城里不呆,从东北那旮旯好不容易考出来,又跑到农村干吗?葛老师有故事:

成家后,把父母亲都接到南京来养老,特意给他们

他们在滨江新城买了90平方米的房子。可是,父母一直在农村生活,怎么也不适应城里的环境,几次逃走。做儿子的理解父母,顺手就把房子卖了,当时只有70万,而后到郊区来承包农场。房子贱卖了,不到“一举两得”:父母亲找到了接地的根,留了下来,每天开开心,手下还管理着十多个当地的农民;葛

洪涛呢?自己多了一个绿色的致富项目。当然,农业投资大、见效慢,这几年一直都是亏的,远远不如买房增值来得多快好省。

一个个隐形的代沟面前,两个代人往往有着不尽相同的“三观”,引申开去,还有消费观、就业观、爱情观。“观”者,管也,关也。作为晚辈,子女们出于顺从

师在老家给他们带小孩,她寻思着给买双流行的雪地靴,略表孝心。那年正好爱步推出一种里面是羊羔绒的鞋子,她在淘宝上代购了一双,1000多元,专柜售价要2000多元。过年回家,她就查点:新买的鞋子怎么不穿?!老妈一用脸:那双鞋啊,送人了,我觉得一色的,有点土气。——估计邻居从外面回来带点什么土特产,她拿去还人情,作为交换等价物了。

在少见多怪的父母面前,在多愁善感的父母面前,在年老体弱的父母面前,好孩子多半是“傻孩子”,“傻孩子”都是好孩子。

同事亚男说,老爸要出作品集,明知道没人看,没人买,只要他高兴,全力支持,还主动联系导师帮他写序,一起忽悠。朋友水皮说,读大学时,不愿意让父母知道自己有了女朋友,担心他们问这问那,影响事情进程。倒霉的是,父母们主动出击,不断安排相亲,我只能服从,蛮傻的。

同行文锋说,到电视台工作,是因为这里答应

可以签聘用合同。为了不让老妈在老家担心,没太多犹豫就赶过来了。事实上,当时有上海等地两家媒体可以选择,但要等三个月。后来知道那份合同,等同于一张废纸,傻啊。

傻孩子的傻事情,都很温情。情不自禁之下,我在朋友圈发起微型征文:你为父母长辈做过哪些看起来或是想起来“傻”的事?微友们很踊跃——小蔡:为了爸妈的心愿,逼着老公生孩子,算吧?现在,头都大了,多享受几年二人世界多好;勇军:为了让父母开心,有个孙子,生了二胎,办户口,取名字,关键是姓,上幼儿园……一路烦,算是傻到家了吧?最出彩的回答是婷婷的:我这智商,会做傻

事?只有一件,找了现在这个老公啊,因为爸妈看上的。终于找了一个头发跟我爹差不多的女婿。有次和他一起买衣服,服务员有意“拍马屁”说,这件蛮适合你老爸的。妈呀,我赶紧找地缝去了。

傻得可爱,不过仔细想想,有时也傻得可疑,我们真的有必要为父母长辈做那些傻事吗?想想《常回家看看》里是怎么唱的?对大多数父母而言,一声问候、半天陪伴,足矣,完全不必刻意都做傻事去迎合去满足他们。时代不同了,今天更没必要像“二十四孝”里宣扬的那样,去做“戏彩娱亲”“埋儿奉母”“卖身葬父”“卧冰求鲤”的事。

也许还应该再换个角度说说:本人做父母已20年了,最大的体会是,长者也要学会适度“顺”子女(不是矫枉过正的“傻顺”)。孩子大了,有自己的判断力,有自己的交际圈,多尊重他们,不要让孩子在我们面前继续装傻、犯傻、卖傻。

人往往就是这样。上班的时候,因忙忙碌碌总盼望着早点退休;而退休以后,又因清闲无聊常常念着想上班,恐怕也是一种“围城”式的体验罢了。

就像品茶与喝咖啡。人在中年时,就犹如是杯刚刚泡好的茶,望着玻璃杯中上上下下浮动的茶叶,往往会想起人生过程的沉沉浮浮;而人老后,不再有品茶那般一沉一浮的人生感慨,却犹如悠然自得享受着咖啡的美味。喝咖啡,不加方

糖,太苦太涩;但加了方糖,又必须不断地拌动拌匀,这样才能真正享受到美味的香甜。

老年人如果没有一点什么爱好,就好比喝没加方糖的清咖,也会太苦太涩。何不加入一块宛如“方糖”的爱好?爱好也不能太多、太广,这样会让人感觉很苦、很累。只要放上一两块“方糖”,拌好了、拌匀了,活得就有情趣,方才能真正品尝到美味。

这只是只属于老年人的味道。

京大姐学拳的……我用微笑向每一位关注我们的人行注目礼,默默地期盼,能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学拳队伍。终于有一天,我们一套拳下来,一位打扮精致的日本老奶奶微笑着对我们说:“我想学中国功夫,你们可以教我吗?”我当老师的瘾再次发作,欣然收下这位外籍的超龄学生。

从这一天起,我们的“中国功夫”队伍逐渐壮大,陆续接收了五位外国老年学生。虽然我的拳脚招式不那么标准,我的日语还没有达到翻译这些专业词汇的高度,但肢体语言是“万国”的,渴望健康的心是相同的,开心是最重要的。一拳一脚一片情,一段段跨国友谊,就在“中国功夫”中,一起轻舞飞扬。

近日笔者回娘家,无意中得知,该小区原来的居委会已被派往邻近一家小区居委当书记,而邻近小区的书记则来笔者家小区当居委书记。据居民们说,这是街道实行小区居委书记交流任职机制的一大举措。笔者听了,不禁拍手叫好。

笔者以为,“异地交流”好处多多:首先是可实现社区干部人才资源优化配置,缺会干事、能干事、善干事的干部社区得到了宝贵的干部人才补充,而干部人才多的社区也不会造成干部人才浪费。其次,可锻炼培养居委书记,尤其是中青年居委书记。要知道,在一个地方采久了,难免会滋生保守思想,甚至会出现惰惰性,影响小区的发展思路和工作干劲。俗话说:“流水不腐,户枢不蠹。”新环境会给人带来新精神、新活力。

当然,实行小区居委书记“异地交流”,相关考核机制也要跟上,还可以定期组织居民对被交流的居委书记进行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评判,真正起到有效监督作用。相信这样,“异地交流”会更有成效,当然也会受到广大居民的一致欢迎。

可以签聘用合同。为了不让老妈在老家担心,没太多犹豫就赶过来了。事实上,当时有上海等地两家媒体可以选择,但要等三个月。后来知道那份合同,等同于一张废纸,傻啊。

傻孩子的傻事情,都很温情。情不自禁之下,我在朋友圈发起微型征文:你为父母长辈做过哪些看起来或是想起来“傻”的事?微友们很踊跃——小蔡:为了爸妈的心愿,逼着老公生孩子,算吧?现在,头都大了,多享受几年二人世界多好;勇军:为了让父母开心,有个孙子,生了二胎,办户口,取名字,关键是姓,上幼儿园……一路烦,算是傻到家了吧?最出彩的回答是婷婷的:我这智商,会做傻

事?只有一件,找了现在这个老公啊,因为爸妈看上的。终于找了一个头发跟我爹差不多的女婿。有次和他一起买衣服,服务员有意“拍马屁”说,这件蛮适合你老爸的。妈呀,我赶紧找地缝去了。

傻得可爱,不过仔细想想,有时也傻得可疑,我们真的有必要为父母长辈做那些傻事吗?想想《常回家看看》里是怎么唱的?对大多数父母而言,一声问候、半天陪伴,足矣,完全不必刻意都做傻事去迎合去满足他们。时代不同了,今天更没必要像“二十四孝”里宣扬的那样,去做“戏彩娱亲”“埋儿奉母”“卖身葬父”“卧冰求鲤”的事。

也许还应该再换个角度说说:本人做父母已20年了,最大的体会是,长者也要学会适度“顺”子女(不是矫枉过正的“傻顺”)。孩子大了,有自己的判断力,有自己的交际圈,多尊重他们,不要让孩子在我们面前继续装傻、犯傻、卖傻。

人往往就是这样。上班的时候,因忙忙碌碌总盼望着早点退休;而退休以后,又因清闲无聊常常念着想上班,恐怕也是一种“围城”式的体验罢了。

就像品茶与喝咖啡。人在中年时,就犹如是杯刚刚泡好的茶,望着玻璃杯中上上下下浮动的茶叶,往往会想起人生过程的沉沉浮浮;而人老后,不再有品茶那般一沉一浮的人生感慨,却犹如悠然自得享受着咖啡的美味。喝咖啡,不加方

糖,太苦太涩;但加了方糖,又必须不断地拌动拌匀,这样才能真正享受到美味的香甜。

老年人如果没有一点什么爱好,就好比喝没加方糖的清咖,也会太苦太涩。何不加入一块宛如“方糖”的爱好?爱好也不能太多、太广,这样会让人感觉很苦、很累。只要放上一两块“方糖”,拌好了、拌匀了,活得就有情趣,方才能真正品尝到美味。

这只是只属于老年人的味道。

京大姐学拳的……我用微笑向每一位关注我们的人行注目礼,默默地期盼,能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学拳队伍。终于有一天,我们一套拳下来,一位打扮精致的日本老奶奶微笑着对我们说:“我想学中国功夫,你们可以教我吗?”我当老师的瘾再次发作,欣然收下这位外籍的超龄学生。

从这一天起,我们的“中国功夫”队伍逐渐壮大,陆续接收了五位外国老年学生。虽然我的拳脚招式不那么标准,我的日语还没有达到翻译这些专业词汇的高度,但肢体语言是“万国”的,渴望健康的心是相同的,开心是最重要的。一拳一脚一片情,一段段跨国友谊,就在“中国功夫”中,一起轻舞飞扬。

去日本“陪读”前,我“临阵磨枪”拜师学艺,学了吴式太极拳,一招一式在外行看来还像那么回事。“从子”陪读的日子果然很是清闲,我想找找地图上离家不远的——“亲水公园”,早晨能弯弯腰、踢踢腿,早锻炼一番。

“亲水公园”离家很近,走路5分钟都不到。不过说是“公园”实在是勉强,好在虽小但精致干净,只有几只到处奔跑的大野猫。春天花草茂盛,每天早上独我一人“逛园子”,俨然有“私家花园”之感。惬意有余孤独更甚,看看花,数数草,几圈走下来就厌倦了,非常想念在上海一起打太极的师兄弟们。某个早晨,我终于在下了N次决心后,面朝大树,“走”了一遍“吴式太极”简化版。

用“走”一词一点不

“异地交流”好

陆丽芳

近日笔者回娘家,无意中得知,该小区原来的居委会已被派往邻近一家小区居委当书记,而邻近小区的书记则来笔者家小区当居委书记。据居民们说,这是街道实行小区居委书记交流任职机制的一大举措。笔者听了,不禁拍手叫好。

笔者以为,“异地交流”好处多多:首先是可实现社区干部人才资源优化配置,缺会干事、能干事、善干事的干部社区得到了宝贵的干部人才补充,而干部人才多的社区也不会造成干部人才浪费。其次,可锻炼培养居委书记,尤其是中青年居委书记。要知道,在一个地方采久了,难免会滋生保守思想,甚至会出现惰惰性,影响小区的发展思路和工作干劲。俗话说:“流水不腐,户枢不蠹。”新环境会给人带来新精神、新活力。

当然,实行小区居委书记“异地交流”,相关考核机制也要跟上,还可以定期组织居民对被交流的居委书记进行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评判,真正起到有效监督作用。相信这样,“异地交流”会更有成效,当然也会受到广大居民的一致欢迎。

可以签聘用合同。为了不让老妈在老家担心,没太多犹豫就赶过来了。事实上,当时有上海等地两家媒体可以选择,但要等三个月。后来知道那份合同,等同于一张废纸,傻啊。

傻孩子的傻事情,都很温情。情不自禁之下,我在朋友圈发起微型征文:你为父母长辈做过哪些看起来或是想起来“傻”的事?微友们很踊跃——小蔡:为了爸妈的心愿,逼着老公生孩子,算吧?现在,头都大了,多享受几年二人世界多好;勇军:为了让父母开心,有个孙子,生了二胎,办户口,取名字,关键是姓,上幼儿园……一路烦,算是傻到家了吧?最出彩的回答是婷婷的:我这智商,会做傻

事?只有一件,找了现在这个老公啊,因为爸妈看上的。终于找了一个头发跟我爹差不多的女婿。有次和他一起买衣服,服务员有意“拍马屁”说,这件蛮适合你老爸的。妈呀,我赶紧找地缝去了。

傻得可爱,不过仔细想想,有时也傻得可疑,我们真的有必要为父母长辈做那些傻事吗?想想《常回家看看》里是怎么唱的?对大多数父母而言,一声问候、半天陪伴,足矣,完全不必刻意都做傻事去迎合去满足他们。时代不同了,今天更没必要像“二十四孝”里宣扬的那样,去做“戏彩娱亲”“埋儿奉母”“卖身葬父”“卧冰求鲤”的事。

也许还应该再换个角度说说:本人做父母已20年了,最大的体会是,长者也要学会适度“顺”子女(不是矫枉过正的“傻顺”)。孩子大了,有自己的判断力,有自己的交际圈,多尊重他们,不要让孩子在我们面前继续装傻、犯傻、卖傻。

人往往就是这样。上班的时候,因忙忙碌碌总盼望着早点退休;而退休以后,又因清闲无聊常常念着想上班,恐怕也是一种“围城”式的体验罢了。

就像品茶与喝咖啡。人在中年时,就犹如是杯刚刚泡好的茶,望着玻璃杯中上上下下浮动的茶叶,往往会想起人生过程的沉沉浮浮;而人老后,不再有品茶那般一沉一浮的人生感慨,却犹如悠然自得享受着咖啡的美味。喝咖啡,不加方

糖,太苦太涩;但加了方糖,又必须不断地拌动拌匀,这样才能真正享受到美味的香甜。

老年人如果没有一点什么爱好,就好比喝没加方糖的清咖,也会太苦太涩。何不加入一块宛如“方糖”的爱好?爱好也不能太多、太广,这样会让人感觉很苦、很累。只要放上一两块“方糖”,拌好了、拌匀了,活得就有情趣,方才能真正品尝到美味。

这只是只属于老年人的味道。

京大姐学拳的……我用微笑向每一位关注我们的人行注目礼,默默地期盼,能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学拳队伍。终于有一天,我们一套拳下来,一位打扮精致的日本老奶奶微笑着对我们说:“我想学中国功夫,你们可以教我吗?”我当老师的瘾再次发作,欣然收下这位外籍的超龄学生。

从这一天起,我们的“中国功夫”队伍逐渐壮大,陆续接收了五位外国老年学生。虽然我的拳脚招式不那么标准,我的日语还没有达到翻译这些专业词汇的高度,但肢体语言是“万国”的,渴望健康的心是相同的,开心是最重要的。一拳一脚一片情,一段段跨国友谊,就在“中国功夫”中,一起轻舞飞扬。

去日本“陪读”前,我“临阵磨枪”拜师学艺,学了吴式太极拳,一招一式在外行看来还像那么回事。“从子”陪读的日子果然很是清闲,我想找找地图上离家不远的——“亲水公园”,早晨能弯弯腰、踢踢腿,早锻炼一番。

“亲水公园”离家很近,走路5分钟都不到。不过说是“公园”实在是勉强,好在虽小但精致干净,只有几只到处奔跑的大野猫。春天花草茂盛,每天早上独我一人“逛园子”,俨然有“私家花园”之感。惬意有余孤独更甚,看看花,数数草,几圈走下来就厌倦了,非常想念在上海一起打太极的师兄弟们。某个早晨,我终于在下了N次决心后,面朝大树,“走”了一遍“吴式太极”简化版。

### 老翡翠的烦恼

徐梦梅

民间有不少传承几百年的明清老翡翠。据说把它们送到宝石检测机构去作鉴定,大多被认为非纯天然的老翡翠,而是经过人工处理了,俗称“过不了机”。按目前的鉴定标准,把翡翠饰品分为四种状况:A货(纯天然)、B货(经过人工优化充填处理)、C货(经过人工加染色)和B+C货(两种方法兼有)。这就是老翡翠的烦恼。

翡翠的鉴定,古玩收藏界过去一直是凭“眼学”,即按代代传承的经验对翡翠进行物理和光学的观察,许多资深行家只要看一眼再上手,就能立马作出八九不离十的判断。为此中国收藏家协会曾作过调查,让全国五十名收藏清代老翡翠的会员各拿一件老翡翠饰品,请当地精于此道的翡翠店老板目测,百分之九十四是A货;而后到现在的仪器上测试,百分之九十八是B货。结果让人大跌眼镜。

窃以为“眼学”似无问题,可能是认知和检测标准上出了问题:

新、老翡翠的矿料是有差异的。老翡翠多是老坑种的矿料,出产在缅甸雾露河的河床里。从明永乐到清光绪的600多年间被开挖了200多个坑洞,老坑水料已基本采竭。自1881年(光绪七年)至上世纪六十年代,缅甸政府加强翡翠开采、买卖的管理,实行翡翠公盘。在这八十多年中,老坑洞又被反复清理挖寻,鲜有收获,故业内认为老坑种翡翠已绝迹。老坑水料的翡翠主要成分是极纯的钠铝辉石,种头特别好,多高冰种和玻璃种;其色彩特别艳,多冠以“帝王”定语的绿、紫、黄、红色。而新坑山料的翡翠,因为含有其他矿物成分,致使种头变得干枯、质地欠通透、颜色也不艳。业内有个比喻:“老坑是24K金,新坑是18K金。”

现有的翡翠检测数据不周全。目前执行的国标数据是1993年以新坑山料翡翠的数据为标准的,且是原始状态的矿石,未有氧化、土沁和汗沁。老翡翠的矿石在河床深埋亿万年,微生物渗入导致矿石氧化变质;老翡翠饰品多流传一二百年以上,其在佩戴盘玩过程中受空气、水土和汗渍等有机物的影响,定会有残留物侵入其中。现在检测用的红外线光谱仪技术不成熟,又没有完整的光谱图库,只能测出“有机峰”,而无法分辨是微生物、石蜡、油脂,还是树脂等哪种物质侵入所致。武断地只要测到“有机峰”就定为B货,很不科学。

翡翠的硬密度是最重要的检测依据之一。听说对翡翠进行人工优化有许多程序,需要在高温高压下进行强酸碱的腐蚀处理,再充填树脂或染色。经过如此“折腾”与“煎熬”,此时翡翠原本的物理性质已发生了变化,几乎成了“粉玉”。那些老翡翠硬密度达到标准,却被鉴定为非A货,不符合物理学常识。老翡翠大多种水通透、色彩鲜艳,试问:天生的美女佳丽还须手术整容与涂脂粉黛吗?

笔者曾多次去北京故宫珍宝馆欣赏清官遗存,那些神色俱佳的明清老翡翠饰品让人叹为观止,这些东西都应是传承有序的了,也大概是历代专家用“眼学”肯定下来的宝物。写到处,冷不丁冒出个奇想:何不把这些宝物随机挑出几件,也用现在的仪器去检测,或许其结果能解除老翡翠的烦恼。



蚕豆不够吃,画一个 苏枕书



灯火



灯火

### 茶馆

赵韩德

开店,无论大店小店,一件要事就是起店名挂招牌(又称店招,店额,匾额),那是店的门面。在上海,给我印象最深的店招有两块。一是“朵云轩”,超脱,诗意,绝对的神品。真是蝉蜕于红尘之外,逍遥于清逸之中。书法绝佳,米芾行书,百看不厌。

另一块是我家乡浦东小镇上的一个茶馆的店招。这并小小的茶馆店民国初年在镇的西栅口开出,起名写匾的是镇上一位前清秀才。不过在“文革”的荒唐时期,店招被人敲烂。后来连茶馆也关掉了。但是深奥难懂、佶屈聱牙的茶馆匾额,以及那位茶馆老板,令我难忘。

之前,浦东大大小小的镇上一般都有茶馆。老家镇上这并,不大,七八张木桌,四围长凳。这茶馆的名字古怪,叫“小母苟”。人们抬头看看这块古色古香的匾,基本上都弄不清楚是什么意思。以讹传讹,以致称呼店老板,地道的本地话:“小五狗”。浦东方言“五”发声为“恩”。外来陌生人听到耳朵里,是“小恩狗”,如堕云雾之中。镇上百姓文化都不深,有读成“小母苟”的,那绝对的是不知所云了。

我读初中时,“小五狗”老板是二代传人,五十来岁。我上学下学,都路过这里,看看茶馆店,再看看那块神秘难懂的匾。想到老板居然叫“小五狗”,常常笑出声来。但这茶馆老板是个极好的人,乡邻们又礼貌,所以镇上基本没有人如此直呼的。长辈称呼他“五狗弟”;同辈叫他“五狗阿哥”;小辈说“五狗爷叔”。

每天大早,三四点钟,老板就捅开炉子煮水,让老茶客吃头薄茶。所谓头薄茶,就是凌晨从镇里百年老井吊起的第一桶井水煮沸所泡的茶。本地老茶客相信,这茶水最是醇和。店一直要到子夜时分才打烊。负责打烊的是老板娘,好让搭乘最末一班市轮渡过江而来的人,进来暖暖身子,喝口热茶。店里还卖自制的枣泥塌饼、油花生、兰花香干、腌扁橄榄、鸭干片等等。茶泡一壶,水可尽添。无香之人即使枯坐半天,老板也绝无半句埋怨之词。对有身份的茶客,老板留着专门的座位和茶具,无论其来与不来。

茶馆店也对外供应开水,老虎灶似的。竹块上烫字的牌子,麻将牌大小,每枚二分钱,可泡一瓶。有时,来泡开水的人一时忘了带钱或竹牌子,尴尬,小五狗老板一面灌水一面大声安慰:“勿碍的!”对于我们小孩子,他则多加两个字:“阿弟,勿碍的!”小五狗老板是位光头大汉,很像鲁智深。

我读初二时,语文老师刘老师教《曹刿论战》,教《爱莲说》,教《岳阳楼记》,优美的古文把我们听得如痴如醉。不久,年级里成立了语文兴趣小组,刘老师是指导老师。我报名参加。终于,在一次古文活动之后,我迟迟疑疑地把认真抄下的“小母苟”三个字,交给正想走出教室的刘老师,红着脸请教这是什么意思。

现在想起来,那时三十多岁的刘老师真是学霸。他停下脚步,拿起纸条,静静看了几遍。又朝天花板望望,脸上一笑。忽然疾步朝讲台走去,还招呼我们:“大家注意了!”他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:“小母苟”。转身问:“有谁知道吗?”我们面面相觑。刘老师布置作业:“请同学们把我下面写的,认真抄录。回家翻成白话文。下周交。”

接着,刘老师用粉笔“吱吱嘎嘎”地默写出来的是——“临财毋苟得,临难毋苟免。很毋求胜,分毋求多。《礼记》”

糖,太苦太涩;但加了方糖,又必须不断地拌动拌匀,这样才能真正享受到美味的香甜。

老年人如果没有一点什么爱好,就好比喝没加方糖的清咖,也会太苦太涩。何不加入一块宛如“方糖”的爱好?爱好也不能太多、太广,这样会让人感觉很苦、很累。只要放上一两块“方糖”,拌好了、拌匀了,活得就有情趣,方才能真正品尝到美味。

这只是只属于老年人的味道。

京大姐学拳的……我用微笑向每一位关注我们的人行注目礼,默默地期盼,能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学拳队伍。终于有一天,我们一套拳下来,一位打扮精致的日本老奶奶微笑着对我们说:“我想学中国功夫,你们可以教我吗?”我当老师的瘾再次发作,欣然收下这位外籍的超龄学生。

从这一天起,我们的“中国功夫”队伍逐渐壮大,陆续接收了五位外国老年学生。虽然我的拳脚招式不那么标准,我的日语还没有达到翻译这些专业词汇的高度,但肢体语言是“万国”的,渴望健康的心是相同的,开心是最重要的。一拳一脚一片情,一段段跨国友谊,就在“中国功夫”中,一起轻舞飞扬。

去日本“陪读”前,我“临阵磨枪”拜师学艺,学了吴式太极拳,一招一式在外行看来还像那么回事。“从子”陪读的日子果然很是清闲,我想找找地图上离家不远的——“亲水公园”,早晨能弯弯腰、踢踢腿,早锻炼一番。

“亲水公园”离家很近,走路5分钟都不到。不过说是“公园”实在是勉强,好在虽小但精致干净,只有几只到处奔跑的大野猫。春天花草茂盛,每天早上独我一人“逛园子”,俨然有“私家花园”之感。惬意有余孤独更甚,看看花,数数草,几圈走下来就厌倦了,非常想念在上海一起打太极的师兄弟们。某个早晨,我终于在下了N次决心后,面朝大树,“走”了一遍“吴式太极”简化版。

用“走”一词一点不

去日本“陪读”前,我“临阵磨枪”拜师学艺,学了吴式太极拳,一招一式在外行看来还像那么回事。“从子”陪读的日子果然很是清闲,我想找找地图上离家不远的——“亲水公园”,早晨能弯弯腰、踢踢腿,早锻炼一番。

“亲水公园”离家很近,走路5分钟都不到。不过说是“公园”实在是勉强,好在虽小但精致干净,只有几只到处奔跑的大野猫。春天花草茂盛,每天早上独我一人“逛园子”,俨然有“私家花园”之感。惬意有余孤独更甚,看看花,数数草,几圈走下来就厌倦了,非常想念在上海一起打太极的师兄弟们。某个早晨,我终于在下了N次决心后,面朝大树,“走”了一遍“吴式太极”简化版。

### 健康

用“走”一词一点不